

# 住宅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关系 ——以广州丽江花园为例

封 丹<sup>1</sup>, Werner Breitung<sup>1</sup>, 朱 竑<sup>1, 2\*</sup>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摘要:** 作为“破碎城市”的典型表征, 西方学者对门禁社区持负面态度, 然而门禁社区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 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的联系和社会关系, 并通过分析门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围墙内外居民彼此间的态度和社会交往来探讨门禁社区的影响。以广州番禺南浦岛丽江花园为案例地, 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 研究发现: 与南非、阿根廷等国家不同的是, 我国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存在功能性互动, 并未给周边邻里造成被隔离和被歧视的心理, 地理空间上的临近性反而为不同阶层和不同生活背景的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融合和沟通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关键词:** 门禁社区; 郊区化; 社会隔离; 广州

**文章编号:** 1000-0585(2011)01-0061-10

## 1 引言

城市空间“破碎化”是当代大城市发展的主要特质之一。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复制迪斯尼主题公园的生产逻辑, 被重新塑造成消费者导向的、半私有化的和受监控的空间<sup>[1]</sup>, 建立在一个虚假故事的基础之上而与当地历史无关, 打破了长期建立起来的地方特征和惯例<sup>[2]</sup>, 并能够全球复制, 各空间实体之间缺乏联系和社区性<sup>[3]</sup>。Dear 等将这样的城市形态称之为“后现代城市主义”<sup>[4]</sup>。他们认为在后福特制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等因素影响下, 社会文化异化、政治经济极化, 在城市形态上表现为城市景观的剧烈破碎化, 出现了围墙为主要特征、以监控为手段的“防御性城市”。城市空间被分割成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孤岛, 各个空间组织内部同质性较强, 具有独立的安全监控体系和私有化管理形式, 但各空间组织之间缺乏联系。后现代城市中的社会秩序也随之改变, 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不再是社会联系的主要方式, 而是倾向于使用电话、传真和网络等工具<sup>[4]</sup>, 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失去了沟通功能。门禁社区、主题公园、购物中心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这四种空间形态被称为“后现代城市主义”的典型表征<sup>[4, 5]</sup>。其中, 门禁社区 (Gated Communities) 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 近年来在中国、美国和南非等国家的发展尤为迅速。

学界对“门禁社区”概念的理解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关注“门禁”的实体特征, 认为

收稿日期: 2010-04-13; 修订日期: 2010-08-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771067); German Research Council (BR 3546/1-2)

作者简介: 封丹 (1982-), 女, 江苏泰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文化地理和城市发展研究。

E-mail: fengdan111@qq.com。

\* 通讯作者: 朱竑,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文化地理和历史地理研究。E-mail: zhuh@scnu.edu.cn。

门禁社区区别其他居住形式的最主要特征在于篱笆、围墙和安全系统的应用<sup>[6~8]</sup>。因此,他们更强调“围墙”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人们居住在“防卫城堡”里,以抵御社会秩序的恶化。另一派则更关注“围墙”背后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形式,强调新型的集体产权和管治方式<sup>[9~11]</sup>。门禁社区类似一个微政府,保安、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环境、娱乐设施等均由开发商供给,所有居住者共同分担成本和维持;社区管理则实行集体管治的方式。Atkinson 等更强调门禁社区的运作模式,并将物理的进入性限制特征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共管方式结合起来,将门禁社区定义为:“用围墙或篱笆将居住区封闭来限制公众的进入,小区居民的行为受法律契约的约束,并具有管理社区的集体责任。”<sup>[12]</sup>

门禁社区作为“破碎城市”(fragmented cities)、“分裂城市”(divided cities)或“新飞地主义”(new enclavism)的代表形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讨论<sup>[12]</sup>。目前,大多数研究对门禁社区的出现持批判态度,强调其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加速了居住隔离和社会极化<sup>[6, 13~16]</sup>。篱笆、围墙等形成的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相互影响<sup>[17]</sup>。“围墙”不仅仅是一种物理边界,更是一种社会边界,创造出了一个封闭的、排斥性的空间,居民在门禁社区围墙内同质性的空间中生活,与周边邻里的社会政治环境完全隔离。街道和市场等公共性基础设施曾起到对公共生活的促进作用。但由于门禁社区的发展,城市居民更乐于使用其小区内部空间,门禁社区的蔓延导致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消减<sup>[18]</sup>。不管是戒备森严的实体性围墙,还是篱笆等象征性的符号,增加了围墙内外居民的社会距离,强化了围墙内外居民的心理障碍<sup>[19, 20]</sup>,并且恶化了原本已经比较紧张的社会关系。Lemanski 的研究表明南非门禁社区的出现是种族隔离形式的延续,居住于门禁社区周边的居民认为自身被“优越的邻居”所排斥<sup>[21]</sup>; Roitman 通过对阿根廷城市 Mendoza 门禁社区和周边邻里关系的研究也发现,居住于围墙内外双方均感知到了相互间的隔离和歧视<sup>[22]</sup>。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中国社会也正在出现“破碎化”特征,并在空间上得以体现,如各种类型的聚居区<sup>[23, 24]</sup>,其中门禁社区的发展尤为迅速。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住宅郊区化在大城市的发展快速<sup>[25]</sup>,门禁社区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开发模式。尽管全球化对门禁社区在世界各地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不能忽略地方因素的影响。门禁社区在不同地方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对于“围墙”的理解,需要超越“围墙”本身去探究其所处的社会意蕴<sup>[26~29]</sup>。中国城市转型过程中,经济、人口和社会的巨变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催生了门禁社区的蔓延;其次,地方政府对市政服务投入不足使得人们对俱乐部形式的公共空间需求加剧,“大院”式的传统空间结构从而能够通过门禁社区的形式在中国城市得到延续<sup>[30, 31]</sup>。吴缚龙采用俱乐部消费和安全性话语两种理论来分析中国从单位制向门禁社区的转型,认为尽管大门作为一种实体形式在中国由来已久,但是其意义发生了转变。在社会主义时代,“门禁”强化了国家组织的集体消费,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门禁”则代表了国家一定程度上退出对公共物品供给后出现的消费俱乐部<sup>[27]</sup>。集体观念也被用来解释门禁社区在中国的意义<sup>[32]</sup>。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的城市形态渐渐成为了一个个被道路串联起来的孤立岛屿,这种物理分隔环境则是社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sup>[33]</sup>。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制度背景,门禁社区的发展和意义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中高档门禁社区与周边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邻里之间的联系,来探讨中国语境下“围墙”的意义,并对由于门禁社区而发展起来的新的邻里关系给予常识性的探究。一方面关注门禁社区和周边邻里的物质联系,另一

方面则从门禁社区居民和周边邻里的相互感知印象、态度和社会关系进行论述。

## 2 案例区概况、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丽江花园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浦岛，是 1990 年代初期广州市乃至全国郊区化过程中首批建成的大型商品房社区（图 1）。丽江花园以吸引中高收入人群为市场目标，占地面积 81 万  $\text{m}^2$ ，规划建筑面积 150.03 万  $\text{m}^2$ ，规划居住人口 4.3 万人，目前已入住 3 万多人口，其中约 1200 人为外籍人士。居住人员中相当部分在报社、出版社和大学工作，还有政府工作人员、电影明星、作家和书法家等。小区内部还有开发商提供的 200 多家商店、小卖部和酒吧等，日常生活非常丰富和便利；小区内部的设施也很齐全，包括林荫步道、公园、湖泊、运动场、学校和公交车站等。丽江花园周围建有围墙，配备小区保安和电子监控系统；小区内部建有集体产权的开放空间，如绿地、湖泊、游泳池等；从管理模式上看，由丽江花园业主委员会和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共同管理，属于典型的门禁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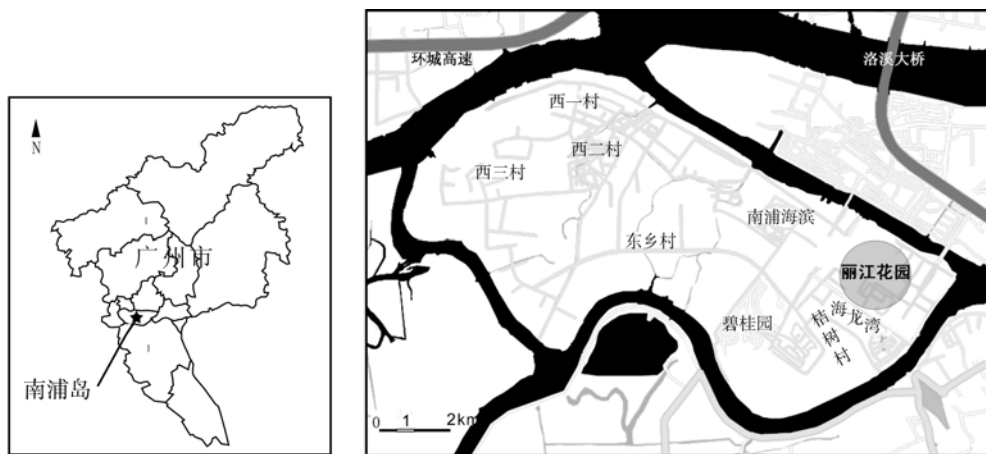


图 1 南浦岛与丽江花园区位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Nanpu Island and Lijiang Garden

丽江花园所在的南浦岛四面环水，岛上共有五个村落，原本以农业生产为主，村民靠种水稻、甘蔗和打渔为生。尽管丽江花园，以及后来的碧桂园、海龙湾和南浦海滨花园等门禁社区的建成，占据了部分农田和滩涂，但是南浦岛原村庄依然存在。然而村民不再单一依赖农业，除了务农收入外，从土地出让、住房出租、小商品买卖、务工等也能够获得一定收益。目前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较低。

丽江花园属于中高档门禁社区，自 1990 年代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已较成熟，与南浦岛原村落毗邻而居。该区域是典型的郊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兴空间形态，也为研究门禁社区与周边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邻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地。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小区居民的空间行为特征以及与周边邻里交往的社会行为。问卷主要应用于调查丽江花园居民日常生活的活动空间范围，以获知门禁社区与邻里的联系。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居民平日购物空间特征，与家人外出吃饭空间特征，拜访朋友空间特征，休闲活动空间特征。为了

探讨门禁社区是否为飞地或防卫孤岛，将居民的活动空间划分为丽江花园小区内部和外部，以小区围墙为界限；小区外部的空间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周边邻里和更远的活动范围，周边邻里是指门禁社区周边的村落或其他小区。在本案例中约 1.5km 或 20 分钟步行范围。因此，问卷调查可供选择的范围有丽江花园小区内、小区周边地区及以上范围外更远距离。共发放问卷 263 份，回收问卷 263 份，回收率 100%。深度访谈用来获得丽江花园居民和村民对围墙的感知、对彼此的态度和相互间社会交往状况，共访谈 30 人，其中丽江花园居民 9 人，南浦岛村民 21 人，对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均持续 45 分钟以上，对其中三个关键人物进行了多次访谈。另外，笔者和另一名协助调研者居住南浦岛桔树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与式观察。

3 “围墙”与日常活动空间范围

本次问卷调查通过随机抽样，被调查群体基本上包括两种性别和各个年龄层的居民，可以体现丽江花园居民的整体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1。结果表明，丽江花园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81.7%的居民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教育，55.3%的家庭拥有一辆及以上私家车。

表 1 被调查者人口属性特征  
Tab. 1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性别	男	女					
比重 (%)	54.4	45.6					
年龄	16~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60	60 以上
比重 (%)	3.8	13.7	25.5	30.0	6.8	7.2	12.9
工作状态	学生	工作	家庭主妇	失业下岗	休长假	退休	
比重 (%)	1.9	70.0	5.3	1.5	6.1	15.2	
教育程度	小学	初中	中专职高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比重 (%)	0.4	2.3	7.2	8.4	22.8	47.5	11.4
有无汽车	无	有					
比重 (%)	44.7	55.3					

对居民活动空间范围的调查结果表明，丽江花园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范围主要发生在居住小区内，购物、吃饭、访友和休闲活动在居住小区内进行的频率均最高，但是在小区周边和更远距离也会进行以上活动。具体来说，丽江花园居民在居住小区内部购物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去丽江花园周边地区（20 分钟步行范围）的商店购物，去更远地方购物则很少发生；与购物相比，与家人外出吃饭的频率均不算高，主要在丽江花园内和周边餐馆吃饭，在三个空间圈层的频率差异并不明显；对拜访朋友的空间和频率分析可以看出，丽江花园居民鲜少拜访朋友，在空间范围上，丽江花园居民较多前往更远的地区拜访朋友，在小区内部和小区周边反而朋友较少；丽江花园居民进行日常休闲的频率较高，且最常在小区内部进行休闲活动，在小区周边或更远距离发生的频率较低（图 2）。

总体而言，从活动空间范围来看，尽管丽江花园内部服务和休闲娱乐设施比较齐全，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小卖部、酒吧和餐馆等，也配置了林荫步道、公园、湖泊、运动场，丽江花园小区居民的购物、与家人外出吃饭、拜访朋友和休闲等活动，并非局限在居住小

区内部，在小区周边（20 分钟范围内）及更远区域也有进行。尤其是外出吃饭和拜访朋友这两项活动，三种空间尺度差别并不明显，差异较大的活动为购物和休闲行为，购物和休闲活动最主要发生在小区内，其次为小区周边地区。从发生频率来看，外出购物和休闲活动最为频繁，外出吃饭频率较低，拜访朋友的行为则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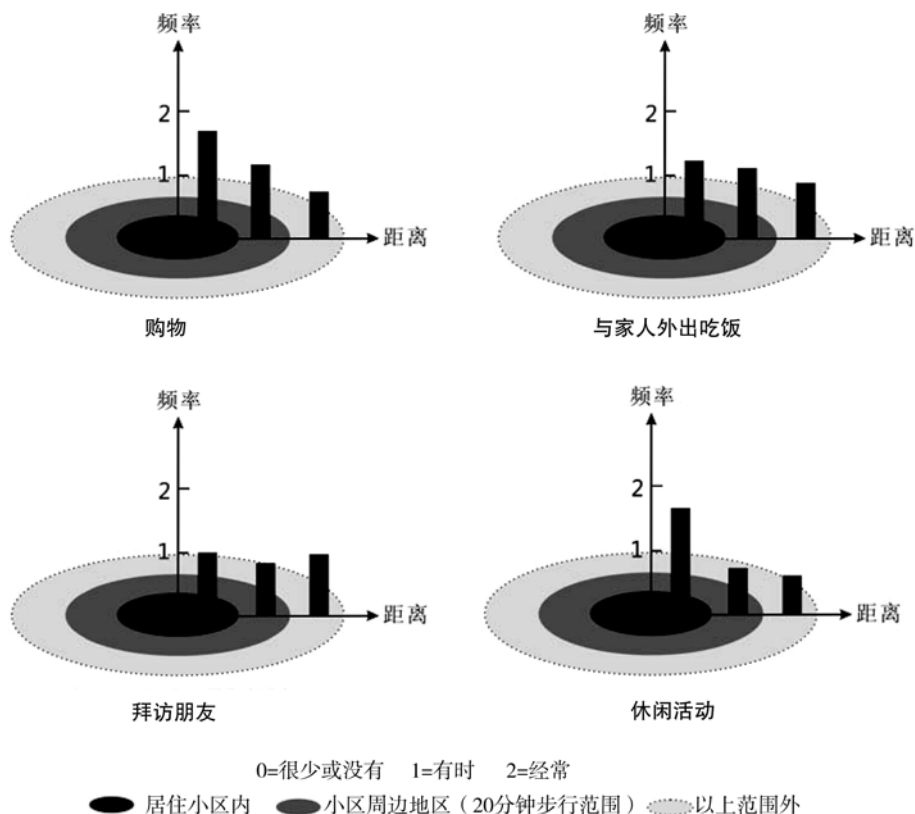


图 2 丽江花园居民的活动空间和频率

Fig. 2 Activity space and frequency of Lijiang residents

#### 4 “围墙”与邻里社会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门禁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与小区周边物质性联系，并未因“围墙”将小区居民与外界隔离。那么在居民与小区周边空间功能性互动过程中，由于空间临近性及相互接触机会的增加，这两种阶层和社会背景群体之间存在怎样的社会关系？本文试图从小区居民和小区外村民对彼此的感知和态度及其社会交往两方面展开论述。

##### 4.1 对“新邻居”的感知和态度

对门禁社区居民而言，安全性是围墙发挥的重要功能。虽然只是一道墙，却将空间划分为“墙里”和“墙外”两个不同的世界，“墙里”是安全的，而“墙外”则充斥着种种不安全因素。对于“门禁”存在的原因和作用，所有访谈对象均提到了安全性因素，并且列为最主要的原因。居住于大门后面的居民认为大门外面并不安全，门禁社区内居民同质

性较高,并有保安防守,而小区外面人员复杂,治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监管。

就是保障住宅区内的安全问题,其他也没什么作用。像小区里面比外边那些自由出入的地方要安全一些,有保安那些看着,他们也轻易不敢下手,防止小区外边不明不白的人进来。而小区外面那些就比较复杂一些,因为他们住人那些就比较混乱,再加上没有治安巡逻,肯定不一样。

(丽江花园居民,时间:2008.3.8)

丽江花园小区居民对周边村民的印象分为两类,一类人表示并不熟悉,无法评价,另一类访谈对象表示生活在小区的居民虽与周边的村民形象不同,但无鄙视、防范意识或敌意,不排斥与周边村民接触和交往,至于围墙和保安的存在并非针对小区周边的村民。

外边的人一看好像跟这里边住的人不一样,但其实也都是些好人。像那些送煤气的,送牛奶的,进来都得登记,不登记就不给进。用很怀疑的眼光看外边的人,无形中把外边的人分隔开了。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工作分工不一样。

(丽江花园居民,时间:2008.3.8)

集体身份也是围墙存在的重要原因。“围墙”的物质存在的确产生了居住隔离,然而这种空间上的隔离并非来源于对周边村民的排斥,更重要的,围墙延伸了“家”的空间范围。在封闭社区的居民感知里,“家”不仅仅是自己所居住的单元,围墙将“家”扩大为整个居住小区,“一进小区的大门,就感觉到家了”,由此也强化了小区内部居民的集体身份和归属感。从地理尺度分析,门禁社区使得小区居民的集体身份局限在以围墙为边界的小区内部,虽然主观上并非出自对周边邻里的排斥,但客观上的居住隔离造成了丽江花园社区居民对所居住南浦岛缺乏认同。

我有个归属感,如果是一个开阔的空间,我就感觉这个小区不是我的,好像是公共场所一样。有了大门或围墙,我就觉得这个小区是我们业主共有的。我经常下班的时候一进小区门就觉得到了家一样,因为他有一道围墙,把外界隔离起来,如果没有这道门或围墙的话,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我觉得就感觉不到是一个家的感觉。

(丽江花园居民,时间:2008.3.8)

综合分析对周边邻里的访谈可知,南浦岛村民普遍认同居住于门禁社区内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然而,在他们感知印象中,并不是所有住门禁社区的人都是富人,也存在为买商品房而辛苦度日的人,其生活条件不如村民。

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钱,但是我想应该会有,没有钱怎么搬进去住,那里管理费每个月都要两三百块钱。他们每个月两三百块钱,就是我们十多天的生活费了。村民会买花的很少,除非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会买年桔。毕竟农民没有那份情趣来种花,每个人都想着这么赚钱,养家糊口。住在小区里面的人,就会种种花,买花……,应该经济上好。

(桔树村村民,时间:2007.9.21)

大概三成左右是贵妇吧。不过很大一部分是供房子的,用一句话说就是吃着面包供房子,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的小儿子那时候在碧桂园当保安,回来就给我们讲,其实有些人在里面还是相对于贫穷的,生活也过得不是很好。供房子很辛苦,啃面包过日子而已。

(桔树村村民,时间:2007.9.21)

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的感知并不意味着贬低自身身份,丽江花园小区居民在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优于周边村民,这种“优越性”并未通过“围墙”的空间隔离而得到强化,彼此之间持正面的态度。对小区居民、围墙和保安的态度,周边村民感知均较为正面。“围墙”的空间隔离作用并未给小区居民产生对周边村民的排斥,居住

在围墙之外的村民也并没有感知到“围墙”的隔离。在他们心目中,门禁社区围墙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并非用来排斥自己(self),而是他者(the other)。

主要是因为有人进去里面捡破烂(围墙主要是防止那些进去捡破烂的人)。另外有些人比较贪心,又比较野蛮,就会偷东西。保安有自己的责任的,所以现在不允许闲杂人等进入小区内。

(桔树村村民,时间:2007.9.6)

那里是他们的地,别人喜欢建围墙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着的。并没有觉得他们建起围墙来说是为了防范我们村民的。我们想进去逛一逛还是可以的,只要是遵守规矩。

(桔树村村民,时间:2007.9.20)

他建围墙,他已经买了地。我就感觉他有自己的做法。主要防范小偷,像装修工人,那些搞完就配了钥匙,进去偷东西。还有捡垃圾的,很难看。

(桔树村村民,时间:2007.9.21)

#### 4.2 与“新邻居”的社会交往

在郊区化的过程中,大型社区的建设不仅改变了传统农村地区的景观,也打破了传统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形成本地村民与新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居民的共同居住。在南浦岛案例中,新建大型社区与桔树村村民聚居点仅一墙之隔。与南非和阿根廷等国家不同的是,这种空间上的临近性,促进了不同社会背景居民的接触和社会交往,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相互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尽管门禁社区居民与周边村民的社会交往并不十分密切,但是在公共空间如菜市场、周边饭馆、休闲等场所的接触中,增进了对“新邻居”的认知,并产生了功能性的社会交往。

周边小区也住有一些外国人(鬼佬),在市场也经常可以看到。那些鬼佬很有礼貌的,在这里买鸡,我们和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不知道心里有多欢喜。我有一次做公共汽车,车上很挤,有一个鬼佬就让座位给我坐。现在的鬼佬形象和八国联军时候的洋鬼子不一样,其实中国人更憎恨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鬼子。

(桔树村村民,时间:2007.9.21)

在南浦岛的案例里,副食市场由于门禁社区在当地的建成而产生,作为公共场所,成为促进小区内居民和村民接触的一个重要媒介。本文以在市场工作的卢先生和郭女士为案例进行说明。

**以花交友:**在桔树村市场卖花的卢先生结识了很多周边门禁小区的顾客,以爱好种植花草的老年人居多。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已经与大部分顾客形成较为友好的社会关系。他经常被顾客请到小区里去“看看那些植物,怎么才能种得更好,或者有些植物怎么样才能救活”,“他们一觉得那些花不好看,或者种不好,就会换。换的时候会打电话告诉我什么时候要什么花多少盆,我就会按时送过去。我把花送过去,直接放在他的花园里,他看到花来了,就会直接付钱的了。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很少讲价钱的。我也不会开高价,随便赚一点功夫钱就可以了。大家相互信任。通常花放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换。换的时候,我也帮他们清理一下需要扔掉的那些花……”

**以术服人:**桔树村卫生站的老中医郭女士,在周边小区已经小有名气。最初是由于周边小区居民在市场买菜的时候听说她的医术,由于医术的精湛,她如今经常被请去小区里面看病。“有时候请我过去打针……即使他们小区里面有医务所,但是有些还是找我打针。特别多的是安胎的。钱不是赚很多,就几块钱,有些客人会用车出来卫生站接我过去。我曾经帮一位孕妇打安胎药,她本来也是高级民警,她的丈夫是劳改场的管理阶层。我给她打了一段时间的针,都很稳定。后来这位孕妇生了双胞胎儿子,高兴得不得了。”

另一方面,小区的开发商也积极地改善小区与周边“邻居”的关系,为村庄修路,逢年过节为村里的老人发米和礼品。丽江花园每年举办一次艺术节,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艺术节期间每个周末均有精彩节目上演,举办方表示,该艺术节的参与者并不局限为丽江花园居民,周边小区和周边村民也欢迎参加。小区的建设也为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如小区里的保安、清洁工、保姆等工作有一大部分由周边村民所承担。以上这些行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区与村民的接触机会,为增进邻里之间的和谐共处创造了有利条件。

## 5 结论和讨论

(1) 丽江花园与周边邻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功能性的互动。尽管丽江花园小区内部配置超市、菜场和餐饮店,并提供休闲娱乐设施,但是居民的购物、外出吃饭、访友和休闲行为并不局限与所在小区围墙之内,而是与周边地区具有一定的联系性。

(2) 居住于围墙内的居民与围墙外村民也存在功能性的融合。在住宅郊区化的背景下,尽管存在围墙等物理意义上的障碍,地理空间上的临近性反而为不同阶层和不同生活背景的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性。

(3) “围墙”创造出小区居民的身份认同,丽江花园居民的身份以“围墙”为边界,与周边邻里的认同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但是“围墙”的实体存在,并未给周边村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和被隔离和歧视的感知。

本研究与南非和阿根廷等研究结论不尽相同,表明了对同一社会现象的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其发生的地方性因素。围墙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从传统中国文化的角度分析,“围合而居”一向是风水文化的重要内容,小到四合院、客家围屋,大到紫禁城均是这一文化的体现<sup>[34]</sup>。中国民众对封闭和围合的空间具有心理上的认同。另一方面,种族隔离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社会关系的主旋律,门禁社区这种空间意义上的隔离并没有对居民的心理隔离和社会排斥产生负面作用,社会空间的破碎化并不意味着各阶层之间的完全断裂。门禁社区在中国产生的意义更符合集体观念的历史延续和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对安全性、公共物品的更高需求。

然而,围墙的形式虽然早已存在,门禁社区并不等同于以往的居住形态,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居住社区的组织形式和居住者的社会结构。一方面,门禁社区的开发商提供小区内部的公共空间,使之成为集体产权,小区的管理实行自治的社区组织形式,另一方面,门禁社区通过价格杠杆“选择”居住者,与以往的单位社区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本研究试图从案例出发,以期能够对国际范围内对门禁社区的探讨提供更丰富的理论和数据支撑。对于这种新的空间形态产生的原因、意义以及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仍需学者更持续和更全面的关注。此外,以门禁社区和购物中心为代表形式的后现代城市主义在中国大城市已经出现,这种新的城市形态也期待更多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Warren S. Popular cultural practices in the "Postmodern city". *Urban Geography*, 1996, 17(6): 545~567.
- [2] Hanson S. *Ten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Sorkin M.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 [4] Dear M., Flusty S. Postmodern urbanis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8, 88(1): 50~72.
- [5] Soja E. W.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 [6] Blakely E, Snyder M G. *Fortress America: 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 [7] Low S. The edge and the centre: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discourse of urban fea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1, 103(1): 45~58.
- [8] Le Goix R. Gated communities: Sprawl and so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Housing Studies*, 2005, 20(2): 323~343.
- [9] Webster C. Gated communities of tomorrow. *Town Planning Review*, 2001, 72: 149~169.
- [10] Webster C.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ublic realm: Gates, green belts, and gemeinschaf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 Design*, 2002, 29(3): 397~412.
- [11] McKenzie E. *Privatopia: Homeowner Associations and the Rise of Residential Private Governmen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2] Atkinson R, Blandy 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enclavism and the rise of gated communities. *Housing Studies*, 2005, 20(2): 177~186.
- [13] Alvarez-vadulla M J. Golden ghettos: Gated communities and clas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Montevideo, Urugua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7, 39(1): 47~63.
- [14] Atkinson R, Flint J. Fortress UK? Gated communities, the spatial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ime-space trajectories of segregation. *Housing Studies*, 2004, 19(6): 875~892.
- [15] Caldeira T. Fortified enclaves: The new urban segregation. *Public Culture*, 1996, 8(2): 303~328.
- [16] Massey D, Denton 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7] Borsdorf A, Hidalgo R. New dimension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Latin America: From gated communities to gated cities, the case of Santiago de Chile. *Land Use Policy*, 2008, 25(2): 153~160.
- [18] Caldeira T. *City of Walls: Crime, Segreg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Sao Paul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19] Low S. *Behind the Gates: Life, Securi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Fortress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20] Davis M.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of Los Angeles*. New York: Verso, 1990.
- [21] Lemanski C. Spaces of exclusivity or connection? Linkages between a gated community and its poorer neighbor in a cape town master plan development. *Urban Studies*, 2006, 43(2): 397~420.
- [22] Roitman S. Who segregates whom? The analysis of a gated community in Mendoza, Argentina. *Housing Studies*, 2005, 20(2): 303~321.
- [23] 李志刚, 吴缚龙.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2006, 61(2): 199~211.
- [24] 魏立华, 闫小培. 大城市郊区化中社会空间的“非均衡破碎化”——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规划*, 2006, 30(5): 55~62.
- [25] 马清裕, 张文尝. 北京市居住郊区化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06, 25(1): 121~132.
- [26] Wu F L, Webber K. The rise of "Foreign gated communities" in Beijing: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institutions. *Cities*, 2004, 21(3): 203~213.
- [27] Wu F L. Rediscovering the 'gate'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From work-unit compounds to commodity housing enclaves. *Housing Studies*, 2005, 20(2): 235~254.
- [28] Glaze Webster G, C, Frantz K. *Private Citie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29] Pow C P, Kong L. Marketing the Chinese dream home: Gated communit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good life in (post-socialist) Shanghai. *Urban Geography*, 2007, 28(2): 129~159.
- [30] 缪朴. 城市生活的癌症——封闭式小区的问题和对策. *时代建筑*, 2004, (5): 46~50.
- [31] Miao P U. Deserted streets in a jammed town: The gated community in Chinese cities and its solution.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03, 8(1): 45~66.
- [32] Huang Y. Collectivism, political control, and gating in Chinese cities. *Urban Geography*, 2006, 27(6): 507~525.
- [33] 杨春燕, 闵书. 门禁社区研究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模型. *华中建筑*, 2008, 26(11): 139~143.
- [34] 俞孔坚. *理想景观探源: 风水的文化意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Space of fragmentation: A study of the linkages between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ir neighborhoods in Guangzhou, China

FENG Dan<sup>1</sup>, Werner Breitung<sup>1</sup>, ZHU Hong<sup>1, 2</sup>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gated communities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with the appearance both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n Asia, Latin America, South America, and South Africa. Accordingly, discussion about this type of private communities has been largely inspired by observations in various cities worldwide. Most of the insights towards gated communities are negative, regarding them as urban enclaves and relating this spatial fragmentation to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However, due to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gated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places may not be exhibited in the same way. Local experience seems to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bate on the social effects of gated communities. The emergence of gated communities in China is a relatively nascent urban phenomenon even though enclosed housing compounds have cultural roots in China's history. Against the context of urban sprawl, gated communities invade into rural areas of China, co-standing to mix with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 neighborhood named Lijiang Garden in the suburban Panyu District in Guangzhou,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of gated communities and outsiders, addressing the material connections of gated community in suburban area of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 conceptions and attitudes of residents living in both sides towards each other, exploring social contacts between them,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gated communities on local areas. The empirical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physical existence of wall does not mean gated community which can be seen as enclave in China since the functional connections and social contacts can be observed between gated community and its poorer neighborhood. Furthermore, the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each other are not negative, especially the outsiders of gated communities in China have not, psychologically, been segregated by the new walls, so that little negative impacts of gated communities are perceived in the suburban districts of urban China. Though sharing certain similarities, the findings in China challenge the prevalent view of gated communities worldwide.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gated communitie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by considering specific lo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Key words:** gated communities; segregation; Guangzhou; China